

手背上的伤疤

金国泉

我手背上的这块伤疤是我小学五年级放学后砍柴时留下来的。我没有某些文人固有的路径，看着伤疤就隐隐作痛，我看着我的这块伤疤时，有些“好了伤疤忘了痛”的感觉，只是忍不住下意识要伸出另一只手去抚摸它。是看看还有没有泥土，还是看看还有没有柴禾？其实什么也没有，伤疤好了，既不痛，也不痒，它静悄悄的乖巧着，既大摇大摆，又藏而不露地卧躺在我的手背上，像在演绎着什么，也像在见证着什么。几十年的时间跨度，时代激烈而丰富，疤痕静如家乡池塘里的那轮月亮，月亮映照出来的那个村庄。

1970年代处于儿童少年时期的我们，夸张地说，几乎每一个孩子都像现在的励志少年，农村里的每一个家庭都比现在的某些贫困户相对来说还要贫困一些。砍柴、斫柴、讨猪菜、做工分等几乎是我们放学后的必修课，那些原生态的游戏如“三子棋”“五子棋”“躲猫”（捉迷藏）“买田地”等等简单的快乐就是在这些励志的过程中完成并享受着前行的。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知做工分是什么意思。那时还是集体，整个生产队实际就是整个村庄的人都在一起从事农业生产，凭在生产队做工获得工分，凭工分分粮分油等财物。我曾在《饥饿的春天》（《散文》2019年1期）这篇散文中追问过：为什么粮食填不饱肚子情况下，柴草也填不饱土灶的肚子？现

在农村的野草矫枉过正，像青春期逆反心理的孩子，几乎铺天盖地了。可能正因为有了这让人心惊肉跳的野草才有了到处都在实行的禁烧令，每到节假日，文件里下、喇叭里叫，山上山下、田间地头都有镇村干部及戴着红袖章的志愿者与服务队，几乎也草一样铺天盖地，像一个对等原则。

那时也有对等原则，那就是越需要砍柴时，越不让你砍。我一直没搞清楚，为什么不让砍柴，难道那时候他们知道水土流失？知道环境保护？而砍柴没有破坏环境吧！生产队里为此专门请来专人看守，不小心被他逮住不仅把你的砍柴工具收缴，还要扣工分（砍柴工具一具多用，它同时是挣工分用的生产工具，如果被没收，哪一个家庭都是雪上加霜，不是随便能买得起的）。不过，无论怎样禁，砍柴仍然是每家每户公开的秘密，因为米没有柴无法将其煮熟熟饭。不过，我还有一事到现在也没弄明白：只要是砍来的柴，都必须放在太阳底下晒，否则生柴怎么烧？但放在自家门前晒，却没人去追问。看来，如此不符合逻辑的禁砍也是那个时代的特色或者是那个时代我的家乡的一个生活生存的姿态。

清楚地记得是一个夏末秋初的傍晚，我们几个小屁孩拿着柴刀和簸箕一溜烟似的跑到一个叫燕子窠的田畈的田埂上——不知为什么叫那样一个名字？老家许多地名都是这样些让人一下子摸不着头脑的，比如花



迁徙 李海波 摄

蓬屋，比如火烧老屋，没听老人们解释过，也没见那个地方燕子比别的地方多。虽然我们提前就知道那个看山佬（我们习惯叫生产队里专门请来看守的老人为看山佬）不在这边，但心中仍然胆怯怯地打着闷鼓。我后来想正因为这个胆怯怯，我好像只是慌张地砍了几下，手就被自己划了一个大口子，血流不止，堂兄泉仔听见我在惨叫，立马放下手中的刀赶了过来。记得清楚，泉仔迅速抓了一把有些湿润的土放在了刀口子上，然后就匆匆带我回家了。小时候泉仔像我的一个护身符，他比我长不到一岁，但斫柴、砍柴、上树、下湖样样精于同龄人，所以每次在一起干这些活时都是他照顾着我，似乎没有任何理由。

我常常摸着伤疤想，要是现在的孩子，肯定一要打破伤风，二要包扎换药，可能还要打点滴，父母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还得在医院里团团转地心痛。当然，我那时父母也心痛，但他们只能痛在心里。父亲在一边大骂，我自己好像也觉得理亏似的，因痛而

发抖地站在堂屋中间，心中还在想父亲会不会打？母亲见我手上的血不停地从染红了的泥土上滴了下来，立即把我手上的泥土去掉，在门拐处找些蜘蛛网敷在伤口，然后找来一块姐姐做鞋用的破布包扎，再缠上线，动作简单而迅速，硬生生没去找一下赤脚医生，别说到医院了，可能大家也没那个习惯。好像晚上有些发烧，但第二天除了母亲帮我把那个昨天缠上的东西重新包扎一下以外，各人做各人的事，根本没有人想着我的疼痛。我的痛也就在这些泥土与蜘蛛网的作用下慢慢好了。

现在看来，《刘秀传》中说刘秀在逃跑时，用一把泥土敷在被射伤的马的伤口上并非虚构，饥饿年代人们以观音土为食也是真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也保一方平安。有位专家说过，那个年代孩子都在灰中滚、泥中泡、树上叫，身体却很结实而康健，人还是应该直接接触泥土的，但现在有谁孩子敢冒险一试？甚至大人也直接不接触泥土了。

半山隐庐

刘安祥



蜂巢 李昊天 摄

8月下旬，受陈茜邀请，我和蔡娟、张燕、庆莲三位女士一起到了德阳的什邡市湍氏镇半山隐庐。

出成都，一路向北，四十余公里直线距离，抵达什邡。到达目的地，已是晚上九点过了。这是个因大禹的足迹而享有“禹迹仙乡”之美誉的历史文化名城。

山峦起伏，一群密林中，有一座玻璃之城，半山隐庐位于龙门山脉尽头前山的半山腰。一处纯天然的山林，是秦汉时期湍氏道遗址之一，毗邻隋朝古刹龙居寺，为后蜀末帝孟昶与蜀中第一才女花蕊夫人的消夏行宫。

玻璃城悬在山谷之上，一字长廊最具吸引力，它的地板是透明玻璃做的，漫步其上，如同行走在空中花园。步入有几分禅意的中式院落，仿若走进了苏州的同里别院。别具一格的设计，融合中国古典韵味，又富有现代气息。

进入房间，全景式落地窗，开阔的山景尽收眼底。简约的原木线条，藤编床架，蒲团坐垫，木质茶几……展现的是浓烈的北欧简约风格，原生态的气息扑面而来。

早上醒来，泡一杯早茶，在茶室抬头仰望另一头的半山书馆，书架上整齐地排列着数千本书籍，一杯素茶，三两知己，读书看报。“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我想象着这样的场景，心里满是喜悦。

依山势而建的玻璃房，每一幢都有它自己的名字。廊桥式的房屋，窗外送来的山野气息，还有一片绿海碧波。果然是世外桃源。

半山，意为在半山腰之中。没有山谷的低地势，易受山洪之害，也没有山巅之上的狂风裹挟而来。从18

米高的镂空玻璃长廊往下看，底层是泳池和竹林小溪。山色遥望，满山翠绿铺展于脚下。

隐庐，果然隐藏在群山绿树之中。大大小小的玻璃别墅散落在山林间，发呆、隐居是最适合不过了。

露天处，山风迎面而来。坐拥360°山野景观，仿佛登上了一艘行驶在林海中的游船。钢构、玻璃、庭院、溪水，现代与山野形成强烈的反差，是如此的和谐统一。

夜晚的山林格外安静，透明的玻璃房远远望去宛若星光，我们像偏航摇曳的小舟，停靠于此，心安便是归处。

半山隐庐的前身，是成都著名的私家山居别墅群半山公社，由苏承松发起建设，他也是一个收藏爱好者。这里是全国唯一拥有三个世界级博物馆的群落，包括老电影机博物馆、古钢琴博物馆、打字机博物馆。

如今，这里还藏有900多台来自不同国家的“宝贝”，从电影发源的前身——幻灯片，到走马灯半自动式的电影雏形，到2004年前的所有胶片机，这里都有。年代从1880至2005

年，小的和普通相机差不多，大的足足有300多公斤重。

打字机博物馆在山林深处，曲折的小路蜿蜒而至，两栋独立的木屋并排而立，既是博物馆，也是豪华住所。从世界各地收集的100多台各国打字机，以及早在打字机发明之前的活字印刷机，记录了人类对文字记录事业的不懈追求，和对文明传承的坚持。

在半山隐庐喝茶，是醉人的享受，沏一壶茶，远方是葱郁的山林，近旁水流潺潺，身随茶香弥漫，心与自然融合。在玻璃房里，可以吃一顿地道的四川火锅，或者在空中音乐厅，小酌一杯红酒。如果兴致来了，可以一头扎进悬空的游泳池，你会发现，四周全是透明的，你是在一个新奇的空间里畅游。

半山隐庐，最不缺的就是清新的空气、葱郁的山林、潺潺的流水、悦耳的鸟鸣。我们有幸与它相遇，在它的神韵里吟啸，与山林为友，纳天地灵气，在寂静的暮色之下，半山隐庐，凝视低唱。

这里，藏着许多人向往的生活。